

悼念慈航法師文

章嘉

濃聞慈航法師解脫消息，使我驚心動魄，眼淚橫流！若按佛教精神，當視為超昇極樂，尚有何憾？惟念當此佛敎人材缺乏之際，豈能無動於中乎！慈航法師品學兼優，著述宏富，久為社會同道所推崇，稱為佛敎中柱石，實非是妄言；尤其淡視財物，有輒施捨，更熱心教育事業，培植青年，苦心教誨，孜孜不倦。若此菩薩心腸，試思誰能望其項背也，至於歷年在佛敎的貢獻，斑斑可紀，勿須再事渲染。以往曾備遊佛敎國家，弘法佈道，早蒙譽聲於國際間，昔時僅是耳聞等譽，而未獲親睹晤教；迨來台後，始過從已多，藉聆高道議論，使我益為傾心折服！雖然，彼謙為懷，降而皈依，但是站在佛敎立場，研究教義，從而互相砥礪，庶兩有裨益與觀摩，良為快慰，不料好境未久，天奪我良友，遽爾撒手西歸，我非木石，能無痛于衷，豈惟私情有所感系，實對我佛敎前途，亦屬不幸，關其生平燦爛事蹟，不勝枚舉，希望同教諸友，多方搜羅，彙集為巨冊，留傳後世，發揮其光芒於無窮，法師雖然體解脫，而精神不滅，永遠照耀於我們道友腦海中，遠無止期。茲為悼思慈航法師，謹書短文，聊舒我懷悲痛，默祝靈魂安息！

哭慈航法師

道源

慈航法師是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，一旦永別，曷勝悲痛！謹追述過去之因緣，以誌哀悼！

一、金陵結拜

民國十七年秋，太虛大師在南京毘盧寺創辦「僧伽訓練班」。此時虛大師正遊化西歐。這個訓練班定期六個月，從開始到結束，都是由唐大圓居士主持的。我是學僧，慈師任庶務。同學們大都自命為「新僧」，好像自創一種新風氣，誰都不願穿海青拿念珠，因為那樣便似乎是「老僧」了。我冷眼看見慈師搭衣持具到大殿裏去拜佛！不但早晚如此，而且天天如此！出家人搭袈裟拜佛，算甚麼了不得？然而在彼時彼地，確是難能可貴甚為希有了！由此，我對慈師起了尊敬心，也就願意和他多談談。談起過去的「參學」：「宗下」他住過高旻寺禪堂，而且當過該寺的「維那」。「教下」他聽度厄老法師講過楞嚴，而且代度老講過「大座」。談到現在的佛敎：他認為：「老僧」缺少知識，而「新僧」缺少行持，同為現在佛敎的大病！再談到將來的願心，他說：「假若我有了「地方」，我一定要辦僧教育；但是「上殿」「過堂」等「叢林」的規矩要保存。」我們談談談談覺着志同道合，於是跑到香林寺大殿裏「拜同參」。他三十三歲是哥哥，我二十八歲是小弟。雖然後來想起來，這種類似俗人的舉動，未免貽笑大方；可是我們得兄弟道弟，直至今日。

二、安慶同事

十八年春，由南京毘盧寺瑞生老法師介紹，慈師任安慶迎江寺住持，約我同往。我們今既有了「地方」自當依願起行。於是，創辦佛學研究部，以教育僧衆；教學的方法，以佛學為主，世學為輔；「上殿」「過堂」等，都依照「叢林」的規矩。成立星期念佛會，以攝授信衆。又組織義務夜校，以化導社會。頗有一番興隆氣象！嗣以擴充僧教育，又聘請來許多位法師。這時，事務教務都有了人，而且有了很多的人；於是我就離開了慈師。

三、南北分道

之後，慈師由香港到南洋。我則由北平到張垣。愈離愈遠，致使一二十年未見面！每有南望雲天，思我舊雨之感！

四、台島重逢

三十六年多，我由北方到上海，依止白聖法師；白師亦我廿餘年之老友。三十八年春，我同白師來臺灣，住臺

慈師圓寂記

慧定

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是我中國佛敎最不幸的日子；又是我不能忘記的一天。這天下午，我和師兄從外面回來，路上，遇到×同學，她告訴我：「慈老法師吃過中飯以後，倒（十二時十分）突然患腦溢血，倒在懷疑，（想到前天我陪師兄去參訪，他老人家還好好的和我們說：出關以後要到朝元寺去講經給我們聽）以為是聽錯了話，於是重復問她，而她流着眼淚答應我說是真的。由此我的心在卜卜地跳，我的腿在顫地抖；彷彿我全身的一切，完全不屬於我自己的一樣；一面流下辛酸淚，一面望着彌勒內院，好像腳踏不到地一樣很快的走回來。到了靜修院時，放下包袱，掉了傘，馬上就趕上去看老法師；那時他老人家已經不知人事了，眼睛也不會注視我了。我只聽到他急急的呼吸，和看見大夫在打針，當時我的心急得真想一聲老法師！但拾起頭一看貼在壁上的老法師絕筆，是這樣寫着：「敬告師友：承筆意來看視者，只可在窗口外探望代念觀音菩薩聖號，切忌手摸頭額，胸口，手脈及鼻息，不但與我無益，反害與我，六十高齡，我已歡喜捨壽，切忌醫藥針灸！慈航親筆謝。」於是，我忍耐着內心念觀音菩薩聖號，身心懇切的祈禱老法師能够恢復原有的健康，再和我們講課。可是人的希望往往違背現實的，差不多九點多鐘的時候吧！「老法師快要圓寂了，大家趕快上山念佛去吧！」這個不幸的噩耗像霹靂一聲的由×同學從山上帶下來。當時我聽了這消息時又趕快爬上去，一會兒在我們的念佛聲中就安祥入